

出生在北欧的冰原的孩童维，十一岁，原本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纪，却成为了魔法师杰克的骑士，参加“禁祭”比赛，争夺可以实现人任何愿望的魔法树的果实。她以孩子的方式和这个不平等的世界相处，而后结识了契约狼海默、怪癖的魔法师西魔、独眼的红衣少年文森特、国王路德维希、“白熊”安德……最终成为冰川之国尼奥汀历史上年纪最小、力量最强的骑士。

然而这个故事的真相，远远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……



ISBN 978-7-5354-5290-0



9 787535 452900 >

定价：19.8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骑誓·冰川骑士的第十二条规则/陈奕璐著 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-7-5354-5290-0

I. ①骑…II. ①陈…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47699号

骑誓·冰川骑士的第十二条规则

陈奕璐 著



出品人: 郭敬明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波
项目统筹: 阿亮 痕痕
责任编辑: 陈曦
助理编辑: 方钊
特约编辑: 米哑

装帧设计: ZUI Factor
设计师: 郭敬明 胡小西
封面插图: 张晶
内页设计: 楚婷
媒体运营: 赵萌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版: **湖北长江出版集团**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 010-58678881

电话: 027-87679310

传真: 027-87679300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: 100028

传真: 010-58677346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: 100028

印刷: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开本: 700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: 12.5

版次: 2011年8月第1版

印次: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80千字

定价: 19.80元



定价: 19.8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【楔子】

“冰宫殿的君主叫做奥丁，他的兄弟叫做洛基。洛基是个坏人，总暗算国王和王的儿子。洛基有很多儿子，芬里厄狼是其中之一。国王的敌人和洛基勾结起来杀了国王，混战之后洛基的头也被砍了下来。连通冰宫殿和尼奥汀大地的天海树死了，无数的人也死了，后来奥丁的儿子又回来，他的名字叫做光，成了冰宫殿新的主人。洞悉时间的女巫有三位，分别叫做‘过去’‘现在’‘未来’，她们帮助光重新修建天上的城市，在清理死去的大树的根基的时候，看见了洛基的头。它的眼睛还在眨，它的嘴巴还能说话。它从名叫‘智慧’的井里跳出来，寻找洛基的身体，想要再一次毁灭这个国家。光的兄弟叫做暗夜，暗夜拿着黑色的弓箭追杀它，结果那颗头碎裂成一万三千余块，逃逸到了地面上，变成了恶魔。光找到了芬里厄狼的儿子，他要它们与人类合作，找全所有的碎片。他将风暴之果掰碎赐予每匹狼，这些狼被叫做契约狼。光之主人许诺，杀光恶魔，收集满所有碎片后，功勋最高的契约狼和它的主人可以实现一个愿望，甚至可以从彩虹桥那里搬到天上的冰宫殿去住。”

——说书人洛·戈奇恩佐，第十二夜，《契约狼》



“二十七岁。”

“我可以摸摸你么，海默？”

他没有说话，她便当他是默许了。她伸手去拍他的头，狼在那个瞬间张开了嘴，咬住了她的手。

维看着自己的手，又看看狼，“你想要吃我的手么，海默？”

“那个傻子，”坑外面的那个男孩子嗤笑一声，“竟然主动凑上去。”

“看起来，海默想陪她玩玩呢。”一旁的一个小女孩抱着胳膊，微笑着看下去。她比维大不了多少，笑容甜美。和那个冷厉的男孩子一样，她身上的囚服很干净，全然不像是在监狱里受苦的样子。她是这间牢房的王后。

坑下面，狼慢条斯理地和食物聊天，“他们为什么把你关进来？”

“嗯？”

“关进这里的人都是贼。你偷了什么东西？”

维看着他，好像没有听懂他说的话。狼的牙齿下面，被咬的那只手已经流出鲜血来。趴在坑外面的孩子们，有的流出口水，有的瑟瑟发抖，然而没有一个人打算救她。当首领的男孩皱眉，“海默怎么还不动手？是嫌她脏么？”

维歪着脑袋，就在海默以为她不打算回答的时候，她说：“我偷了我妈妈的小孩的身份。”

这话说得古怪，看热闹的那对男孩女孩对视了一眼，不明所以。狼看着维，维看着狼，想了想，点头又重复了一遍，“对。我偷了我妈妈的小孩的身份。”

“你妈妈？”

“雅丽尔娜·雪夜陛下。”

站在外面比较强壮的几个孩子哄笑起来。“她说她是女王陛下的孩子！”“哦？那就是公主陛下了？”“要是她是公主陛下，我就是国王了！”“哈哈！疯子！”

然而维好像没有听到这一切一样。她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。是了，那个人是维的妈妈。她生了维，像洞穴里的老鼠生了小老鼠，像春生了花和树叶，像冬天生下了雪、雪生下了白色的死亡。然而维不是她的孩子，她的孩子抱着她的小狗站在她的花园里，维偷窃了那个孩子的位置，所以才被丢到监狱里来。窃贼的手是要被切下来的，维看着她的手，平时她都是用右手的，右手动作很快，然而左手更听话一些。海默看起来很喜欢她的左手。维有点舍不得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。

“那个……”她最终说，“我知道你饿了……不过……能换一只手么？”

狼看着她，没有动。

“一只不够吗？”她恳求着，“我们家乡那儿的贼，只要肯认错，砍一只手就够

了。”

“你的父亲是谁？洛？”

“诶？”维第一次听到有人叫那个人的名字，通常那些士兵都叫他“那东西”。她兴致勃勃起来，眼神也明亮了许多，“你认识他？”

狼并不答话，却松开了嘴。站在外面的那个男孩疑惑地皱眉，“海默认识她？”

“是不是喜欢上了她？”那个圆脸的小姑娘笑呵呵地撑着下巴看着，“要是那样的话，沙文你的地位就不保了哦。”

被叫做沙文的男孩闭上眼，再睁开时，漆黑而又耀眼，“是么？”

坐在地下的维听见风声，不是云变幻姿势带来的风，不是门关上时带来的风，是水，是流动的水坠下时带来的风。她向一旁躲去，然而那阵风已倏然落下，将她浑身都浇得腥湿。维抬起头，正对上举着血桶的男孩沙文，他一脸诡计得逞的愉快，手里的木桶对她甩了又甩，恶臭的血滴溅落在维的脸上。

“不用谢我了，公主陛下，”他扬手，姿势文雅调皮，然而眼里的光却令人战栗，“这是狼最喜欢的兔子的血。它会帮你死得快一些的。”

所有的孩子都以为那只狼会因为血而兽性大发，他们以为维会哭，会害怕，会像之前的那些孩子一样跪下求饶。然而，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。狼坐在那里没有动，被血淋了一身的小女孩站在那里没有动。许久，维抬起胳膊来，用舌头舔了舔身上的血。

沙文心头一震，有什么东西不对头。在他一旁的那个女孩捂住了嘴，后退一步。维在那个时候转过身来看他们。她转得很慢，节奏让人想起钟表来。

被血污脏了的脸上，只剩一双蓝得发紫的眼睛。有一瞬间所有小孩的眼前都出现了幻觉，他们看见站在那里的女孩变成了一只狼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一声巨响贯彻云霄。地面摇晃，不牢靠的砖石碎裂掉落，白色的光从窗口射入，对面的墙亮如雪中白昼。

“地震？！”

“监牢要塌了！”

“妈妈！”

“放我们出去！”

所有的孩子都尖叫着四处逃窜，然而铁门牢不可破，任凭他们拳打脚踢，始终不动分毫。落下的石块巨大无比，砸向哪个孩子身上，哪个孩子的叫声就立刻停止。维仰着头看着这一切，月光里，她紫蓝色的眼睛明亮得好像一对珠宝。一块巨石正对着她砸来，她望着它，不眨眼不躲闪。海默在那个瞬间扑了过去，把维压在了身体下面。她的左耳贴着他的心，右耳贴着地面。大地的心跳更愤怒一些，海默的心慢得让



人困倦。

就在维快要睡着的时候，震动停止了。像海浪退潮一般，那隆隆的鼓声渐渐远去。海默又伏在她身上一会儿，然后缓缓地直起身。维抬起头来，监牢里一片狼藉，之前还吵闹着的孩子们都不见了，到处都是支离破碎的尸体。相比之下，待在低处的维和海默反而要幸运得多。维想要站起来，海默的耳朵立在那里，微妙地朝走廊的方向转了一下。他用爪子压下她，轻声说：“嘘。”

然后，她也听到了。一片寂静中，有个人拎着钥匙在行走。他脚步很重，每个回音都硬邦邦的。他打开一扇铁门，钥匙在生锈的孔眼里发出刺耳的叫嚷。脚步进去，然后是漫长的死寂。几分钟后，那个人又出来了，他进了第二扇门，接着是第三扇、第四扇……他在每个房间里停留的时间都不长，他每次都会仔细地把门带上。维只能听到这么多，然而海默的心跳却发生了变化。在大地发威时平稳的心，却随着那个人的脚步声一点点地加快，最后成了急进的鼓点。

“你想活下去么，维？”狼忽然说。

小女孩转过头看他。那种眼神海默从没见过，如同被倾泻空的大海一样，寂静，安稳，荒芜。

“你需要食物么？”她抬起胳膊来，“吃吧，海默。吃饱了就逃出去吧。”

监狱里钥匙响动，什么人在喊叫，什么野兽在哭。在这些声音当中，那个孩子举着胳膊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海默看着她，忽然笑起来。他笑得很小声，窸窣窸窣得像一阵风。维看着他，忽然也笑起来。两个人在地上投下铁灰色的影子，就这样诡异阴森地笑着抖着。而后，海默渐渐收了笑，眼神变得冷漠而矜贵。

“维，跟我念下面的话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，如果在念的时候，我身体有什么东西出来了，你用手抓住它，记住了么？”

“可以啊，”她放下了胳膊，“你说吧，海默。”

“‘重生之国，命运之锁。’”

“重生之国，命运之锁。”

“‘鬼神出，诸魔落雪魂魄万千。’”

“鬼神出，诸魔落雪魂魄万千。”

“‘无翼者联横天地海道，灾火复出于死者之都。’”

“无翼者联横天地海道，灾火复出于死者之都。”

“‘负我者终成我手中之刀。’”

“负我者终成我手中之刀。”

“‘以光之主人巴尔德尔之名’，”海默望着头顶，眼睛的颜色瞬间改变了，“‘芬里厄之子在此领取屠神之刃，契约者维，永生不渝！’”

骑誓

冰川骑士的第十二条规则



星星银元

她看见白色的卫兵铠甲，她看见黑色的祭司装；
她看见美人长长的头发，她看见高傲的羽毛装饰在风里轻轻摆荡。
到处都是死尸，珍珠嵌入脸颊，牙齿嵌入珍珠。
相拥相偎，相互亲吻，互道永夜的晚安。

把这当成了小孩子的恶作剧，说：“那些花可以开很久，杀了太可惜了。”维望着那些彩色斑斓的花瓣，说：“它们的样子太快乐了，那么多人死掉了，它们不该幸灾乐祸。”

狼静了静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宫殿外的那个镇子，温顺安静。邮局的大门紧闭着，金色的碰铃躲在玻璃后面，谨慎得一声不吭。旅店门口的麻袋漏了，麦子像泉水那样静静流淌。一只孤单的鸡在石头缝隙里奋力地啄着，它只有一只脚，一只翅膀，一半的头和一半的喙。它另一边的身体不见了，然而它很聪明地倚靠在麻袋上保持着平衡。

在它身后，是数不清的白色骨头。公鸡、母鸡、鸽子、狗、猫、老鼠、人类……它们连一半的身体都没有留下，全部失去了平衡。

那个人站在这一切的尽头。他的脸藏在兜帽下面，白而长的手指轻轻地合拢一扇门。他可以扮演一个窃贼、一个杀手、一个巫师、一个恶魔、一个倒卖尸体的人……地面上，月光拖出的影子是浅蓝色的，比她和海默的影子要浅得多。也许，他只是个半梦半醒的人，一半的身体在床上，一半游荡出来，看这一夜被噤了声的城市。

他身边站着一只同样梦游的狗，它有四条腿，一个脑袋，摇尾巴的样子十分地道，影子同样是淡蓝的。和它身边的那个人不同，它没有穿黑色的风衣遮挡自己的头，于是那翻转着生长的脑袋暴露在月光下，看见维的时候，它小小地伸了一下舌头。

“梦客，”海默说，“飞行者。”

维没有机会听他说完这句话，因为随后海默便驮着她奔跑起来。在维的眼里，左右的房屋向后奔跑过去，它们窸窸窣窣地笑、乱糟糟地喘息、幸灾乐祸地哭泣。地面上，那两抹蓝色的影子追了过来，维伸手去拿剑，海默却忽然跳起来，开始在房子的顶上蹿跃。

“不要战斗，”他说，“它们有很多。”

她很快便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一扇扇门打开，一个个黑色的影子飘出来。它们在地面上滑行，渐渐地，变成了一条黑蓝色的河流。最底层的是狗，上面站一层黑衣人，而后再站一层黑衣人……它们就如同海浪一般堆叠起来，滑稽而又可笑地向维伸出手，它们的手看起来很小，然而地上的影子却巨大如刀。那些被触碰到的石头像奶酪那样露出整齐的切面来。天上的星星忽然显得很遥远，维想，它们大概也害怕被切到。

海默向更高的地方跳去，始终和它们保持一米的距离，然而海浪上升得很快，而且，已经没有多少更高的地方可以去了。远处可以看到镇子的尽头，太阳还没醒来，

叫作雷诺的送葬者有三只狼。一只白色，一只银色，一只是像夕阳的落晖一样，是赤金色的。契约狼都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变成人形，公狼是男人，母狼是女人。他们像人一样用剑，像人一样吃饭，像人一样睡在羽毛枕头上。然而只要它们微笑起来，一切都会改变。它们笑太多，牙齿太白，看见那笑容的人，心会跳太快。

维问过那个讲故事的人，“既然契约狼能够变成人，为什么它们平时还要像狼那样活着呢？”

那个人说：“如果你能够变成兔子，你会一直装作兔子的样子，和兔子一起生活么？”

被雷诺派到荣光之殿来的，是银色的考夫曼和红色的文森特。狼和狼做搭档是很罕有的事，因为正常情况下，他们没有资格领取风暴之果，也就没有办法做出狼骑士特有的冰攻击。然而雷诺手下的狼都很不一样。他们都拥有风暴之果，且个个力量强悍。



“没有那么复杂，只要心跳停止，灵魂就会自动离开这个身体了……”他说着，终于觉察出不对来，“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

维微笑起来。月光里，那个笑异常阴森，和她的年纪面孔很不符合，“祝你一路顺风，海默。”

她的动作快得惊人，海默还没来得及躲闪，只觉得后背受到重重一击，正是心脏对应的位置。他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个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心跳就猛然停止了。眼前闪过一道白光，下一秒，呼啸的风响起，经过一次灵魂转移的海默登时明白——传送已经开启了。

维从海默背上拔出剑来，双手合拢，两眼低垂，低声念了一段话，她念得速度极快，震惊在那里的文森特和考夫曼只听到最后一句：“……是咒之名为一——‘演奏者’。”

一道光从天上落下来，海默的身体猛然燃烧起来，紧接着，从他的后背上长出无数纠缠的槲寄生。开始的时候，他变成一团乱糟糟的东西。被摧毁，被揉烂，被烧成灰烬。然后渐渐地，每一条直线、每一个弯角、每一个不小心拐错了方向的伤疤……全数清晰起来。维望着那张脸，从没有什么东西如此熟悉，如同穿旧了的鞋子、每天都出生入死一次的太阳、宫殿门口士兵的口头禅、老鼠挠耳朵的姿势……那是个和她一模一样的孩子：歪头的方式、尖叫时骂的脏话、因为害怕而紧紧缩起的脚趾……然而那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，她是纯黑色的。

维走过去，随着她的走近，那个孩子渐渐变回狼的样子。当维站在她面前的时候，她已经变成一只纯黑色的狼了。和海默的毛不一样，这只狼的毛是弯卷着，像绵羊一样的。维想起在老家荒原上看见的那些羊，领头的总戴着一只铃铛，遇到暴风雪的时候，那些羊就会变得很喧嚣，无论大羊小羊，全都“罗艾罗艾”地叫。

“对不起啊，海默，”维说，“如果不这样的话，我没办法救我妈妈了。”

那只狼抬起头，那是它重生后听到的第一句话。它身体只有一样东西在蠢蠢欲动，它让它去吃，去撕咬，去破坏一切触手可及之物……然后，它看见了那双眼睛，浅紫蓝的、矢车菊色的眼睛。如海啸山崩一样的狂乱和恶毒瞬间被驯服了——那是它自己的眼睛，那是另一个它。

“海默……”狼低语。

“海默，”维说，拍着狼的头，“他是你之前的主人，不过现在，你身体里的灵魂是我……虽然只能活一个晚上，但还是给你起个好名字吧……就叫罗艾怎么样？”

“罗……艾……”

“罗艾，”她拎起那把剑来，爬到狼的背上，眼神倏然改变了，“那是我认识的羊给暴风雪起的名字。”

的魔药。这样，整个修行才算完成，接下来领徽章与品阶，成为正式的魔法师，使用的时候只要默诵出法术的取名就可以了。然而“砌沙殿”不是唯一的魔法传承方式。有些非官方的魔法师延续了旧时代的传统，还会用“蟪君主”和“雏乌鸦”等办法教导学生。其中“雏乌鸦”又叫做“聒噪者”，因为教导者要将魔法融入到自己的声音里，一句一句一点一点地教给学徒。这通常用来教导智力不够或者年纪太小的孩子，费时费力而又效果不好，使用的小孩也要将老师当时讲过的话重复一遍，耗费的时间极长，通常没有胜出的时间。

这个孩子却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做到了，而且是，连续两次。

考夫曼僵直着身体看着前面，听到文森特说出这句话的瞬间，他便明白已经太迟了。维的眼睛和头发都变成纯黑色的，身体因为透支使用法力而膨胀悬浮起来。她望着他们，平静从容地完成咒词：“左右逢源者以混沌终结，是咒之名为——红雪人！”

风瞬间静止，而后，巨大的爆炸声贯彻云霄。从远处的山谷望去，红色的光波照亮了那个城镇，它如同陨星瞬间降临，而又在须臾间死去了。

骑誓

冰川骑士的第十二条规则



雪孩子

然而她还是尖叫着，
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抹销掉那个人说的那句话、那个词、那个笑容、那个眼神。

他还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。

他眼里的同情已经用光了，现在剩余的，只是怜悯。

同情是给同类的，

怜悯则是给更低一等的种族。



荣光之殿的西角塔，空阔的大厅里弥漫着血腥气。蓝色的纱幕撕破了，水晶吊灯摔碎在地上，一道门燃着火，火里堆着一只巨大的黑色人偶。火堆旁站着三个侏儒，一面哼着歌，一面将手里的柴火丢到火里去，那首歌很欢快，然而如果有人贴近了听，他身上的汗毛就会一根一根地立起来，那歌词血腥而又残忍，一字一句都够死人从坟墓里跳起来。

在侏儒们的对面，有一张小巧的银色狮爪椅子。椅子上坐着个女孩，她的眼睛像一对墨蓝色的皓石，皮肤则让人想起白珍珠来。金色的长发随意地编起来，末梢垂落在地，绕了脚踝一圈。她身上是银白色的绸缎衣服，细暗的紫色绣线钩出一株欧石楠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装饰。她像个孩子那样蜷着腿坐在那里，然而只是呼吸这样的动作，就足以令天上的月亮无法移开目光。

不过屋子里其他的人似乎不是这样想的。他们都穿着钢铁盔甲，手里拿着亮闪闪的兵器，无论年长年轻，下巴的线条全都刚硬无情。所有的人都冷若冰霜地望着那个女孩，好像她只是这屋子里的一件家具，破旧无用，随时可以切碎了扔到火堆里燃

目光很特别，杰克从没见过，也就无从揣摩。尽管如此，他却觉得很有趣：这个孩子的镇定已经是专业级的了，一个久经沙场的士兵也未必够得上她一半胆量。是无知所以无畏，还是已经冷酷到了极点，所以能够麻木不仁了呢？

没想到等了半天，她却叹了口气，“那就只能这样了。”

“嗯？”杰克一挑眉，“你的意思是，让他们杀了你么？”

“随便了。”

“你之前还说我不想死呢。”

“每天都有人死，又不差我一个，”她耸肩，“不在笼子里的东西，总会被人害怕的，就算他们不杀我，拿着链子拴着我，让我去做这做那，不也是一样，还不如死掉呢。”

杰克的眼里闪过光火万千，最终却归于一黯。他低沉地说：“你是人，又不是野兽。”

“都一样啦，叫法不同而已。”她不再看他，注意力已经转移到窗外的布谷鸟身上。

杰克看着他，阵阵寒意却沿着脊骨一路蔓延。他望着她的侧脸，等着她后悔道歉，等着她转过头来说“不要杀我，我还是个小孩子”，等着她拿出雪夜女儿的身份来做挡箭牌，等着她施魔法，等着她做一切她应该做的。他等着，等着，结果她却对着树上的鸟窝发起呆来。她的眼睛是矢车菊色的。他之前没有发现，那是染了红的蓝特有的颜色。

杰克的手微微颤抖起来：这个问题，比他预想中要严重得多。

“杰克祭司，”一个王爵摆着手叫他的名字，“准备好了吗？要不要开始啊？”

杰克转过身看那八个人，犹豫了片刻，最终还是说：“你们几个先回去吧。表决的事明天再说。”

“明天？”金头发的王爵挑了挑眉毛，“等到明天我就是一具尸体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博纳多，”杰克淡淡地扫了他一眼，“只要你人还在我这儿，众议院的人就不会碰你。”

“要不先这样吧，”态度懒散，喜欢打圆场的那个王爵开口道，“先把她的魔法封起来，杀不杀的事，留到以后再说。毕竟也是我们荣光之殿的英雄，没有必要因为一些小事就动刀子嘛。”

他笑呵呵地说，却没有人笑回去。所有人都沉默着，眼神却在空气中厮杀角搏。荣光之殿的英雄。这话没错，却只能在这里说说。事实上，维不是正规军里的，也不是雇佣兵，没有军籍也没有魔法师勋章，私领风暴之果、与契约狼结契是重罪，更不要说用禁忌魔法炸掉半个镇子了。再算上她从监狱里逃走的罪名——英雄不英雄的，



“你知道么，”他一面鼓掌一面说，“一个真正的小孩子，是不会那么快躲开的。你问我为什么讨厌你？不是因为你的样子和你做的那些事情，维。如果是普通孩子，为了活下去而杀了那么多的人，我会尊敬他的。如果是普通的士兵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国王而杀了那么多的人，我会褒奖他的。我不喜欢你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什么。你当过‘雪孩子’吧，维？”

从家乡的荒原上被士兵拖走的时候，穿过十七道门去听故事的时候，被那个眼睛像树叶一样的人告知身份的时候，被妈妈雪夜丢进监牢的时候……她都没有听到自己发出这样的叫声。那声音听起来很遥远，像是天上被云遮挡的太阳发出来的。屋子里有什么东西碎掉了——玻璃、水晶、蓝宝石……一群黑色的鸟大叫着从树上起飞逃远。它们的喊声很愤怒，然而比不上她一半清晰洪亮。许许多多的书从圆形的书架上掉下来，花瓶碎裂了，水流了一地，弹竖琴的人忽然住了声。她闻到血腥味，发现不知何时流起鼻血来了。

然而她还是尖叫着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抹销掉那个人说的那句话、那个词、那个笑容、那个眼神。他还站在那里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。他眼里的同情已经用光了，现在剩余的，只是怜悯。同情是给同类的，怜悯则是给更低一等的种族。她想到了这个，于是又想到了那个词。她再一次尖叫起来。

然后喊叫声忽然停止了。她挣扎了一下，发出的却只是空空的嘶吼。

“哑了，”杰克苦笑起来，“真不愧是洛的女儿，竟然连我的护身符都震碎了，”他伸手扫掉肩膀上耳环的水晶碎片，“那么生气么？”

她张了张嘴，却没有声音发出来。他走过去，把她放下来。眼泪沿着她睁大的眼睛流出来，生气么？如果你真的明白那个词的意思，你就不会这样问了。“雪孩子”是尼奥汀最隐晦阴暗的一个传说，他们是一群没有家的孤儿，长相甜美可爱，然而一旦被哪一户人家收养，那户人家就会很快离奇死亡。他们在整个冰原上的村庄之间游荡，屠杀养父母，掠夺他们的财物，是披着人皮的狼。如果说有什么词比“娼妇”“畜生”更肮脏污秽，那就只剩那三个字——“雪孩子”了。

杰克弯下腰来，扼着维的脖子把她抵在那里。他看着她，那目光温暖忧伤，仿佛在一条乡间小路上眺望。

“把自己看做和人不同的东西，这样的话，攻击的时候就不会难过。不去想对方会不会疼，不去想他们有没有爸爸妈妈，因为不是同类，而是猎物和捕食者。那些贪食者的确不是人，但能够那么快地斩杀，没有很多年的经验积累是不可能的。这样结实的心，不是天生，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而是花了许多年精心打造出来的——其实

你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始杀人了，对么？”

她躺在那里，玻璃碎片倒映着她的脸，矢车菊色的眼睛。如果贴得很近的话，可以看到她的瞳人是紫红色的。她望着自己的眼睛，不自觉地啃起拇指来。渐渐地，有三个人影从那瞳孔深处走出来，他们走得很慢很悠闲，脸上带着笑，姿势里带着顽皮的味道。一点一点地，她想起来他们是谁。牙齿忽然打起寒战来。喀啦喀啦。乒乒乓乓。

她的嘴忽然张开来，沙哑的喉咙开始说话。她听那声音说，它离她很远，和她无关。白头发的男人看她，他闻起来像一本散开的书，墨的味道，纸浆的味道，悲伤的故事和皆大欢喜的结局的味道，欢喜的故事和缺失的结局的味道……将这一切粘起来的胶水的味道。他花了很多时间和书在一起，就像她花了很多时间和自己在一起。他们都很擅长从人群中逃走，只不过，她跑得不够快，方法也太愚蠢了。

“很漂亮的哥哥，给了我很多纸风车，他妈妈喜欢烤苹果饼，嘴角有一颗痣的。叔叔是磨坊的主人，有很多很多橘红色的金鱼。他们说他们爱我。”

有一只白色的幼鸽在天上快乐地飞着，翻着跟头，吹着口哨，扑噜扑噜的歌谣。一只黑色的鹰静静地跟在它身后，每一次展翼都安静祥和而又漫不经心。它们一前一后钻进了云层里。维在那里等着，杰克也在那里等着。风静止了，巨大的浮云站在天顶，永无休止的停顿和沉默。

“第一次么，所以不知道该用什么好。刀子还是石头，石头还是毒药，毒药还是锥子呢？”她认真地皱眉，“最后，果然还是绳子吧。一条红色的皮绳，一条黑色的麻绳，一条铁链。本来都是他们给我准备的，他们不知道放到锅里煮的时候，哪一种不会散开，味道又不会受影响。怕打扰我睡觉，他们争论得很小声。哥哥喜欢红色的那个，阿姨喜欢铁链，叔叔喜欢黑色的那个。他们一直犹豫着，第一天定下来是铁链，第二天又改成了皮绳，第三天又变回铁链……他们一开始并不打算吵醒我的，哥哥说，醒着的话，会很痛的。不过我还是知道了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想：吃了就吃了吧，只要全家人高兴就好。于是每天我都在外面跑很久，这样晚上就可以睡很熟，没有梦的那种。到了周五的时候，叔叔终于拍板决定用麻绳，可能是他拍得太大声了，我醒了。”

“结果，”她呵呵地笑，“原来我还是害怕疼的。”

那只白色的幼鸽飞了出来，姿势欢快，一如之前的天真无邪。维和杰克继续等着，云仍然停在那里，那只黑色的鹰隼却再也没有出来。

“于是，我就按他们说的把三条绳子都给他们了。都很好。都没有散开。”

杰克伸出手去。她闭上了眼睛，睫毛沉得像注了铅一样，呼吸立刻沉重起来。

不要用嚷的。做完了这些你就可以回家了，我烧好洗澡水、做好饭在家等你。去吧，你能行的。”

学徒将信将疑，但还是按外婆说的去做了。他光着身子、满手是血地走进来的时候，整间屋子都静了下来，等他说完那句话，拍了拍副会长的肩膀，转身走出门来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。外婆如约定一般，在家里烧了热水、做好了晚饭等他。第二天一早，当他换好了干净衣服，忐忑不安地抵达那家俱乐部的时候，学徒惊讶地发现，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，鼓掌欢迎他的加入。

像讲故事的人讲的其他故事一样，维听得津津有味，却没有听懂，“这和我问的那个问题有关系么？小孩变成大人，也要加入一个俱乐部么？”

那个人微微地笑，“对呀。无论你想要加入哪个俱乐部，要准备的事情都是一样的：像别人一样弄脏你的手、不再相信任何人、抛弃尊严、把自己和高处的人捆绑在一起……简单地说，就是把做孩子时大人教给你的那一切都推翻就好了。”

维“哎”了一声，“可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呢。那岂不是说，我进不了‘大人俱乐部’了？”

“是啊，”那个人笑，有点邪恶了，“永远都进不去呢。”

泽西兰的大祭司杰克有很多古怪的习惯。吃饭时放很多糖，逛街的时候绝不说话，即便是讨价还价也只是靠眼神完成——可怕的是他的眼神竟然真的好用。心情好的时候，会把头发扎起来，穿上很廉价的衣服，和学院里低年级的孩子一起玩“十柱球”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会穿得像个巫师一样，抓一大堆漂亮的女孩陪他一起喝闷酒。他的确是个巫师，然而他总刻意让别人忘记这一点。他又十分聪明，所以那些人会真的忘记。

杰克害怕关不严的门、白色的兔子和老鼠、黑色的麦子做的面包还有早熟的小孩。有的时候他会和西魔一样穿女人的衣服，坐在高塔上发一整夜的呆。猜他的年纪是整个泽西兰的传统，从十七到八百一十七，说什么的人都有。赌注是绕着学院后面最荒凉的墓地跑一整圈，要求赤身裸体不带兵器。中招的都是低年级的学生，然而真正猜对的人却寥寥无几。官方公布的答案是七十七岁。不过那些陪杰克祭司喝过酒的女孩子都强烈反对这个答案。要真是问起她们了，她们又都红着脸跑开，什么都不肯说了。

在那个日光明媚——黑骑士被击退、雪夜女王被罢免、路德维希入住荣光之殿……一切一切都结束的日光明媚的午后，维加入了由杰克建起来的，名为“泽西兰”的“俱乐部”，一本正经地说，那是尼奥汀最大的法师学院了。加入的时候，维没在手上蹭鹿血，也没赤身裸体，而只是在温泉边洗了洗脸，换了一身银白色的衣